

周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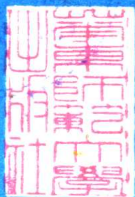
特写



307223

44.657

WZ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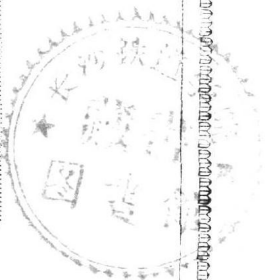


44.657
WZF

307223



C0226877



周末特写

文汇报《周末》副刊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 许政泓 火存福

责任编辑 梁廉桀 陈裕祥

周 末 特 写

文汇报 <周末> 副刊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台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6 千字 125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7,000本

统一书号: 10135·005 定价: 0.48元

序 言

《文汇报》从一九七九年七月起，创办了副刊《周末》，至今已刊出一百多期，周末版上发表了有不少有一定教育意义而又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生动活泼的特写。根据一些读者的要求，文汇报周末版编辑编选了该版的特写（主要是人物特写）七十余篇，辑成《周末特写》，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编者寄给我一批特写文章，我读了其中很多篇。应编者之约，写篇读后感，作为这本《周末特写》的序言。

具有生活浓彩和笔墨情趣的文章，一向总是很吸引人的。报纸办个周末版，多登一些这类文章，丰富多样，引人入胜，“微言大义”，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周末之际，让人们格外轻松一下，这路子不是很对头吗？现在办这种周末版的报纸越来越多了，这也说明，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这类副刊的确为群众所热烈欢迎，而且同样具有思想教育意义。这也是生活中的一条真理。

文艺作品（《周末》上的文章大都是文艺作品），一般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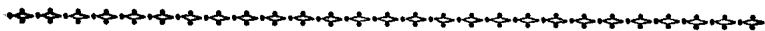


说，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性以外，题材应该广泛多样，色彩缤纷；文笔要求生动活泼，饶有情趣。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列宁就论述过文艺作品的娱乐性的问题。但是这个道理被逐渐公认，几十年来是很费了一番功夫的。甚至有人因为宣传这么一点小小的真理，碰破了额头。因为世间有一种头脑简单的人物，一听到“多样性”、“生动活泼”、“知识”、“娱乐”、“趣味”这些词语，都会皱起眉头，立刻想到“资产阶级”上头去。现在多样性的艺术、生动活泼的文风，终于抬起头来，政治局面的春天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和文艺的春天。许多生动活泼的刊物涌现了，报刊的副刊不断革新了。许多报纸周末副刊的诞生和发展，也透露了文艺春天的消息。

丰富多采的生活，要求丰富多采的艺术来反映它。因此，多样性，是事有必至，理所当然的事情。文艺，不反映生活则已，要反映生活，题材、体裁、表现手法，怎能不是多样性的呢！

人们求知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会除了对自己的业务以外，对别的事物都漠不关心。相反的，人们总是想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认识，喜欢知道新鲜的事物和各个领域的情形。根本不理睬群众的要求则已，想满足群众的要求，文学艺术怎能不讲求题材、体裁、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怎能不注意以生活的浓彩和笔墨的情趣来吸引读者呢！

一些谈天说地，描绘各个角落人们生活的文章，有时，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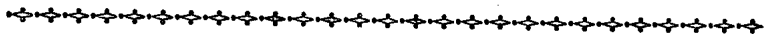


使不讲半句大道理，也可以寓有十分严肃的主题。例如在《周末》上刊载过，而又受到许多读者欢迎的人物特写：《宴会厅里的雕刻家》《不署名的画家》《头发丝上的雕刻艺术》《“百岁棋王”谢侠逊》，以及《“老铁门”张邦纶》《孙道临爱唱歌》等等，表面上看只是写某些人物的一事或数事，但是综合起来看，它们不也宣扬了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赞美了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及讴歌了进取的精神和健康的情趣吗！

让我们大家都来做广泛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要钻进狭隘功利主义的小胡同吧！这样，我们的路子必定会越走越宽。

据说，由于报纸的周末副刊多了起来，现在也渐渐出现了某部分文章内容一再重复的现象。我以为这是很不应该的。除了确为客观实际所需要，必须一再阐释和介绍的事物以外（即使这样，也应该从不同的角度下笔，使作品多姿多采），题材、手法雷同，是某部分作者图方便，抄捷径，某些编辑也没有严格把关的缘故。“吃别人咬过的馍没有味道”。巴尔扎克说：“第一个形容女人象花的是聪明人，第二个再这样形容的是傻子。”天地是这样的广阔，万物是这样的丰富，人的特点是这样不同，各种事物互相作用，变动不居又是这样花样万千，永无穷期。运用灵敏的眼睛和鼻子，到处都可以发现新鲜的东西。精彩的文艺，必定是能够在题材、手法上给人以新鲜之感才对头的吧？

轻松活泼，挥洒自如，妙趣横生，具有魅力的文字，我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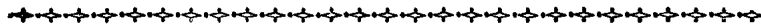


为是我们必须努力掌握的，这就是语言艺术。有人能够把平平常常的事物描绘得光彩照人（对非凡壮丽的事物的描绘就更不待说了），象一个关于船竿的谜语这样写道：“想当年，绿鬓婆娑，自归郎手，青少黄多。受尽了多少折磨，经历了多少风波。莫提起，提起来，珠泪满江河。”象一个关于骰子的谜语这样写道：“一片寒微骨，翻成六面心，自从遭污染，抛掷到如今。”可不就很有语言艺术的魅力吗？象一些人把柠檬按喻为“林中仙女”，把能够开花的肉质植物称为“沙漠美人”，不是也很有语言艺术的魅力吗？

游春的人们，最好除下大棉袄，穿上潇洒的春装。文章，也需要合身的衣服，有趣的内容需要美妙的形式，这就可相得益彰啦。

秦 牧

一九八一·七·广州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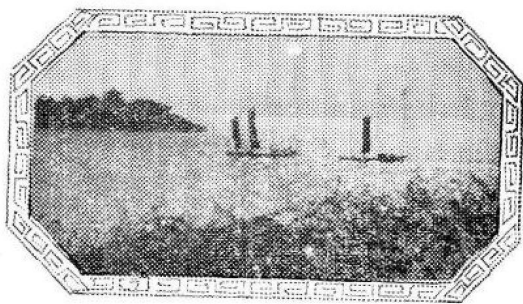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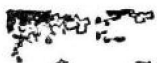
序言.....	秦 牧
雪霜已过沐东风.....	周志高 (1)
小提琴世家.....	朱 珊 (4)
“百岁棋王”谢侠逊.....	谷 苇 (8)
小围棋手.....	肖 宣 天 学 (10)
老中医家里的相册.....	姜留义 梁廉棻 (12)
补白大王.....	成莫愁 (15)
红花迟早总要开的.....	卢 璐 (17)
出土明珠光熠熠.....	徐洁人 周玉明 (20)
李健吾与莫里哀.....	杨淑英 (22)
冰心和她的女儿.....	章德良 (25)
徐迟爱家乡.....	士 虎 宝 林 舒 南 达 林 (28)
才旦卓玛在西藏.....	罗维雄 周炳权 (30)
侯宝林的“科研成果”.....	应延安 周稼骏 (33)
外国人和我说相声.....	周继圣 (36)
中国京剧在美国.....	谷 苇 (39)

“洋” 贵妃何以“醉酒” ?	梁廉棻	(42)
孙道临爱唱歌	马中兴	(46)
读书 · 藏扇 · 作画	胡星毅	(49)
姚荫梅与七巧板	姚荣铨	(51)
永远年青的人	陈同艺	(53)
银幕上的音乐指挥家	马中兴	(55)
美的捕捉者	周玉明	(57)
童心在五线谱上跳跃	张炜	(59)
周柏春也在采访	罗顺良	(61)
滑稽中锋袁一灵	张德宝	(64)
魔技新秀傅腾龙	夏震霏	(67)
上银幕前后	柱国	(69)
老导游	张煦棠	(71)
信鸽之家	王福林 梁廉棻	(74)
算盘迷	施宣圆	(77)
“火花”收藏家	王成荣	(80)
探索自然奥秘的摄影师	胡文钧 姚诗煌	(82)
小百花奖的最佳翻译	火存福	(84)
老“铁门”张邦纶	吕文	(86)
世代传芬芳	石岷	(89)
体操新星和她的教练	杨淑英	(91)
音乐家的“摇篮”	朱珊	(93)
初上国际芭蕾舞坛	张珙	(96)
四大名旦与张君秋	重野阿发	(98)
收音机里的球赛	张德祥	(100)

与观众不见面的演员·····	徐茂昌	(102)
电视屏幕内外·····	洪民生	(104)
五十二岁的“小喇叭”广播员·····	杨淑英	(107)
琴师一、二把手之间·····	王其昌 石平	(109)
诗歌朗诵一功臣·····	杨淑英	(111)
“就新居”观画记·····	郑重	(113)
刘海粟和他的画·····	杨重野	(116)
申石伽与“新芥子园画谱”·····	陈芸	(119)
丹青十载画黄山·····	谷苇	(121)
塑像在呼吸·····	陆上草	(123)
周国桢的动物瓷雕·····	陶鹰 汪健	(125)
团圆画·····	文素	(127)
关良画戏·····	谷苇	(130)
不署名的画家·····	孙中连	(132)
镜底黄山·····	金晓东 杨重野	(135)
在爱好者摄影室里·····	梁廉桢	(138)
宴会厅里的雕刻家·····	辛光琪	(141)
时装设计两名师·····	顾忠慈 徐伟敏	(144)
裱在蛋糕上的“浮雕”·····	沈吉庆	(147)
谁的歌声最美·····	陈福林 火存福	(149)
时装表演队·····	姚柏生	(152)
美化生活写新书·····	章德良	(155)
“天衣无缝”·····	沈吉庆	(157)
头发丝上的雕刻艺术·····	张昌颐	(159)

妙笔生奇葩.....	徐国英	(162)
迷恋香花的人.....	孙中连	(165)
赤手擒豹.....	戴德义 郑本行	(168)
飞进银幕的蝴蝶.....	赵大年	(171)
警犬——破案能手.....	张冠华	(173)
鲸鱼一吻.....	黄巨清	(176)
“依纳”断奶记.....	宝发 中连	(178)
熊猫演员“伟伟”.....	何世俊	(180)





雪霜已过沐东风

周志高



“苍颜白发老龙钟，剩有丹心一点红。

为是寒梅花又着，雪霜已过沐东风。”

这是百岁老人苏局仙参加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为表达自己的心情所写的一首七绝。这次比赛，从一万五千余件全国征稿中评选出一等奖十名，老人所写的行书《兰亭序》，荣获了一等奖，真是令人钦佩不已。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驱车前往访问这位百岁老人。从上海市区渡过黄浦江后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到达了南汇县周浦公社牛桥大队。下车后，再走一里多路，看到十多户人家，旁倚清清的河水，后靠密密的修竹，可谓“小桥流水人家”。在百岁老人的学生、七十多岁的姚老先生陪同下，来到了苏局仙先生的家门口。一位头发斑白、身穿土蓝格子布的老人笑嘻嘻的出门相迎，相问之下，才知是百岁老人的已退休的儿子。穿过大门、庭院，进入内屋，只见一位身穿灰色夹袄的老人，鬓白如银，戴着一副眼镜坐在窗前写字台



旁，正聚精会神地看画报。当他发现我们时，笑咪咪地站起来与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苏老先生对于我们的来访，很是兴奋，两颊泛起了红晕，大有“白发童颜”之貌。我们请老人当场挥毫，他当即展纸搦墨，手执中楷羊毫笔，稳健地书写起《兰亭序》来，一点一划，扎扎实实，一字一行，稳稳当当，运笔劲挺有力，手不抖，笔不颤，旁观者啧啧有声，赞叹不绝。有人连声称道：“勿简单，勿简单。”

“确实‘勿简单’，活到一百岁‘勿简单’，能写一手好字更‘勿简单’。”这是著名书画家谢稚柳先生在评论百岁老人所书写的行书《兰亭序》时的赞词。在评选时，他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用笔苍劲沉着，用墨浓枯相杂，点画扎实稳健，结体生动有姿，整篇一气呵成，毫无拖沓松散之感，却有落落大方，自然天成之趣。满幅气息使人感到：苍老中有秀润之气，质朴中有雅俊之美。“人书俱老”，真是难能可贵。评比时，北京、广东、陕西、上海四省市书法协会（研究会）及《书法》杂志编辑部的代表们，一致同意列入一等奖。

“您写字已有很多年了吧？”我们问。

“我从小喜欢写写，到现今，约有九十年辰光。”苏老讲话的声音洪亮，口齿清楚，只是有些耳背，高声讲才能听到。

“每天都写吗？”

“每天早餐后写上二百多字。”

“真了不起啊！数十年如一日，难怪您的字写得这样好。”

苏老笑呵呵地摇摇头说：“我的字不行，是大家在勉励我。”他随手拿出昨日写的诗稿给我们看：“有意多情勉老夫，强将瓦缶作琉璃。当今无限书家在，驽骥宁堪并驾驱。”老人谦虚、好学的精神从诗中跃然而出，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从交谈中得知，苏老在二十四岁考中了秀才，后来一直做教师。解放后担任县政协委员，现在是县人大代表。老人眼

睛虽有一千多度的近视，仍每天看书看报，去年还翻阅了几本《史记》。每天做诗，少则一首，多则数首，十余年前，六千首诗被人诬作“四旧”而付之一炬。老人很倔强，并未心灰意冷，越发勤奋，近三年来，又做了三、四千首，还每天写“随笔”，已写了三十八本，约三十多万字了。

长寿有没有秘诀？长寿与书法有没有关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苏老和他的家属都兴致勃勃，说来滔滔不绝。百岁老人的生活状况是：第一，基本吃素，粗茶淡饭，吃肉的话只吃一块，不伸第二筷；第二，早起早睡，劳逸结合，生活有规律，不吸烟，逢年过节稍微喝点酒；第三，心情舒畅，有了病不惊不慌，靠调养而少吃药。说到这里，老人告诉我们，他青年时曾生过肺结核，毛病不少，能够活到今天，全靠自己锻炼和调养。还有一件叫人难以置信的奇事，那是九十四岁时，老人不小心失足跌倒，大腿骨裂，卧床不起，家里人都以为不行了，老人却泰然处之，没有敷石膏，只是吃了点中药，打了几针，靠自己顽强的意志，靠锻炼，竟然逐渐能下床走动，后来，真的好了。苏老的家属还告诉我们，老人一天二稀一干，早饭晚饭能吃一碗半粥，中饭能吃二两干饭，饭后百步，直到现在，还坚持不懈。至于写字，苏老认为这是他的爱好，是一种乐趣。他说写字时，要全神贯注，专心一致，起到静心养性的作用。写字要运动手、腕、臂，可以舒筋活血，要呼吸配合，一身之力到毫端。写字也可以说是一种体育锻炼，长期以往，有助健康长寿。从苏老的体会，使人联想到有不少著名的书画家都是长寿者，世界闻名的书画家吴昌硕活到八十三岁，齐白石不是活到九十四岁吗？





小提琴世家

朱珊

那天，有几位跟随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访华的美国朋友，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拍摄电影。在拍摄现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小女孩，她穿着天蓝色的尼龙裙，手里拿着一把特制的小提琴。外国客人饶有兴趣地把她拉小提琴的姿态摄进了镜头。

这小女孩是“小提琴世家”的最小成员，谭抒真的小孙女谭玮，今年只有四岁多。

提起谭抒真，音乐界人士都知道，他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家之一，今年七十二岁了。五十多年前，他就开始学小提琴。他是中国最早的业余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里最年轻的一名学员，也是中国最早的交响乐队的第一名中国队员。解放以后，他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和小提琴教授。不久前，他又兼任管弦系主任。五十多年来，他和小提琴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小提琴演奏和教学事业上。



谭抒真和他的小孙女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有机会到谭抒真家作客。走进会客室，惹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主人和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会见的大幅照片，旁边有

两张小提琴的“画像”，画的是谭抒真心爱的小提琴的正反面，描摹得十分清晰、逼真。

谭抒真从小酷爱音乐，幼年在河南上学时，学过笛子、扬琴、二胡、月琴。那时，瞎子算命总是背着三个三弦串街走巷，十一、二岁的谭抒真常常跟着瞎子转好几条街。后来，他把零用钱攒起来，买了一把三弦。可他父亲却说：“学瞎子算命的玩意，多没出息！”一气之下，把他的三弦扔掉了。

十四岁那年，他只身到北京汇文学校上学，有机会听到了外国音乐。他被小提琴美妙的乐声深深吸引住了，很快成了一个“小提琴迷”；有时走过饭店门口，听到外国乐队在演奏，他痴痴地站在门外谛听小提琴的琴声，久久不肯离去。

他多么渴望有一把小提琴啊！他把家里寄来的零用钱积蓄起来，买了一把最便宜的小提琴，并向一位朋友求教。三个月以后，他把那位朋友的本领学到了手，转而请教一位外国人，但上一次课要交学费五元。他只好隔很长一段时间，等积了一些钱才去上一课。

一年以后，他加入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所里有十几位学员，都是北京的大学生，谭抒真是唯一的少年学员。进了音乐传习所，他仿佛长起了翅膀，开始翱翔在小提琴演奏的太空中。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汲取着营养。

在会客室里，谭抒真让我翻阅他的影集。最珍贵的一本影集中，他收集了各国著名小提琴家，如海菲兹、曼纽兴等人各种拉琴姿势的照片，其中有他老师的照片。谭抒真曾跟意大利、俄国、德国等国的小提琴家学过琴，欧洲一些小提琴学派对他的影响很大。我曾经欣赏过谭抒真和已故女钢琴家李翠贞合作灌制的唱片《舒曼d小调小提琴钢琴奏鸣曲》。那豪放激越的弓法，刻划了德国作曲家舒曼激昂悲愤之情，从中可以听出他独有的演奏风格，这是在博采欧洲小提琴各流派之长的基

础上形成的。

影集里有一张三十年前拍的照片，虽然已褪了色，却妙趣横生。谭抒真四个年幼的子女，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琴，一把比一把更小，和孩子的年龄、高度似乎成正比例。最大的是四分之一儿童琴，小儿子国璋那时就象现在谭玮那点小，他的颈项上套着一把微型的小提琴，总长度不过五、六寸。这些小提琴都是谭抒真当年亲手制作的。

提起谭抒真作琴，人们不由联想到他五十年代就在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了乐器制作室，后来逐渐发展成现在的校办乐器工厂。“四害”横行时，谭抒真被打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被迫放下了小提琴，背起了帆布袋在校内到处维修抽水马桶，成了一位“修马桶专家”。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位高龄的老教授为了夺回十年的损失，从去年起，他在教学以外，又在管弦系办起了小提琴制作专业，招收了有一定小提琴演奏水平和音乐修养的学生，由他亲自授课。影集中有一张小提琴制作专业学生和谭抒真合摄的照片。他欣慰地告诉我：这些学生一年来成绩显著。特别是那位女学生小周拉琴和制琴都达到一定水平，不久就要被选派出国深造了。

我信手翻阅着影集，又被一幅去年拍的彩色照片吸引住了。这是谭抒真一家三代拉小提琴的人的合影：谭抒真坐在中间，前后左右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女婿、四个外孙女，还有最小的外孙女，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小提琴，英姿焕发。听说这个“小提琴世家”有时还举行即兴的家庭室内音乐会，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和阿炳的《二泉映月》呢！就在我玩味着这张“小提琴世家”的照片时，小玮左手拿着琴，右手拿琴弓，嘴里喊着“爷爷，爷爷”，连走带跳地进来了。

爷爷要小孙女练一会琴。她熟练地翻开初级小提琴教程，